

源氏物语

貳

叶渭渠 唐月梅 译
「日本」紫式部 著

作家出版社

源氏物語

叶月繪
「日本」
一書式
萬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源氏物语 / (日) 紫式部 著; 叶渭渠, 唐月梅 译.
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063-7243-5

I. ①源… II. ①紫… ②叶… ③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中世纪 IV. ①I313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0591 号

源氏物语

作 者: [日] 紫式部

译 者: 叶渭渠 唐月梅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 李宏伟 袁艺方

装帧设计:  怡和工作室 JOY-BONE · 蒋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03

字 数: 1225 千

印 张: 49.75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243-5

定 价: 118.00 元 (全三卷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少女 [519]
- 第二十二回 玉鬢 [559]
- 第二十三回 初鸣 [591]
- 第二十四回 蝴蝶 [605]
- 第二十五回 萤火虫 [623]
- 第二十六回 石竹花 [639]
- 第二十七回 篝火 [657]
- 第二十八回 台风 [661]
- 第二十九回 行幸 [675]
- 第三十回 泽兰 [697]
- 第三十一回 丝柏木柱 [711]
- 第三十二回 梅枝 [741]
- 第三十三回 藤叶尖 [757]
- 第三十四回 嫩菜（上） [779]
- 第三十四回 嫩菜（下） [853]
- 第三十五回 柏木 [927]
- 第三十六回 横笛 [957]
- 第三十七回 铃虫 [973]
- 第三十八回 夕雾 [985]

第二十一回

だいにじゅういつかい

少女

岁月更新，光源氏是年三十三岁。倏忽间已至三月，藤壶皇后一周年忌辰业已过去。朝野臣民都脱下深灰色的丧服，换上通常的服装。到了四月一日更衣的季节里，满朝官员衣冠楚楚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更不用说四月中旬的酉日，举行贺茂祭时，晴空万里，人们神清气爽，惟有前斋院槿姬无事可做^[01]，每每陷入沉思，孤寂度日。陪伴她的年轻侍女们，望见庭院里的桂树枝叶随风摇曳，感到格外亲切，回想起小姐当斋院时的情景，十分怀念^[02]。源氏内大臣来函致候：“今年贺茂祓禊之日，想必清闲安逸吧。”并赠歌曰：

昔日祓禊河岸边，
而今脱孝得悠闲。

信是写在紫色的信箋上，采取正式的立文^[03]格式，将情书折叠打结，系在藤花枝上送去。来函格式令人深切地感到合乎时宜，因此槿姬答歌曰：

“刚觉服丧是昨日，
倏忽脱孝变今时。

时光流逝可谓无常啊！”仅此而已。源氏内大臣照例颇感亲切地阅览。到了槿姬脱除丧服之日，源氏内大臣送去了无数高贵的礼物，件数之多几乎让人无处可放。礼物交由侍女宣旨代转，槿姬感觉甚是难堪，流露出退回

[01] 过去槿姬当上斋院侍奉神灵，每逢贺茂祭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自从去年不当斋院回家后，无所事事。

[02] 举行贺茂祭时，场面上必用桂枝叶装点，或将桂枝叶插在衣冠上，因而侍女们触景生怀念之情。

[03] 立文（TATEBUMI）：正式书信的形式之一，将写好的情书折叠打结。

的意思。宣旨心想：“倘使这些礼物上附有语气怪异的情书，退回去倒也在情理之中，可是并没有……何况小姐当斋院期间，源氏公子也时不时地公开赠送礼物，确实是一片诚心的问候，哪能随便找什么借口回绝人家呢！”她觉得十分为难。

逢年过节，源氏公子也总是给五公主那边赠送礼物，五公主由衷感激，着实夸奖一番：“刚觉得不久前这位公子还是个孩童，不想倏忽间竟已变成大人了。他知书达礼，关照周全，再加上容貌俊秀，气度非凡，心地又这么善良啊！”引得年轻的侍女们都笑了。

五公主见槿姬时，每每对她说：“那位源氏内大臣倾心于你，并非始于今日，你父亲式部卿亲王健在时，因你当上了斋院，他为不能拥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深感遗憾，经常愁叹地说：‘我好不容易定下的打算，女儿却偏偏不从总要摆脱。’每说此话，不免心中怅怅。当然，已故左大臣家的葵姬在世时，我惟恐得罪三姐三公主，故不曾劝你。如今这位身份高贵不可动摇的正夫人已经过世，依我看，现在由你来做填房，再合适不过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再说源氏内大臣也恢复了老样子，诚恳地向你表示爱慕之情，我认为这正是天赐良缘，何乐而不为呢。”槿姬对她这一套倚老卖老的言辞不感兴趣，回答说：“已故父亲式部卿亲王健在时，总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脾气倔强的人，我一向如此。事到如今，要再回过头来追随时俗，我觉得太不像话了。”槿姬似感羞耻，神态凛然，五公主也就不再勉强劝说下去。槿姬觉得这宅邸内上下的人们都袒护源氏内大臣，她十分担心会不会有人从中充当搭桥的使者呢，自己得多加戒备。至于源氏内大臣本人，一味尽心竭力，表示忠诚，耐心地等待着槿姬的动心，并没有强求以至伤害她的意思。

源氏内大臣与葵姬所生的小公子夕雾，今年已十二岁，源氏内大臣急于为他举办元服仪式。本想在二条院举行，但夕雾的外祖母太君很想在白

家宅邸举办，以亲睹这一仪式。太君这要求自然合乎情理，不可悖违，以免使她伤心。于是，源氏内大臣便决定在已故太政大臣邸内举行。夕雾的大舅右大将^[01]和小舅等人，都是公卿大臣，深受朝廷的信任，他们就成了主办仪式者，各自争先恐后地抢着备办丰厚的贺礼以及关照诸多事宜。社会上的一般人也都很重视，兴师动众异常热闹，仪式办得相当隆重。

源氏内大臣本想封夕雾四位官爵，世人都料定如此。但是，夕雾还年幼，还处在任性的阶段，若让他一跃就登上四位，反而会被人们认为这是权臣的惯技。因此，源氏打消了此念头，决定封他六位，穿浅绿袍，仍特许上殿。夕雾的外祖母太君闻知此消息，极为不满，认为这真是意外之事。她有如此想法也着实难怪，深可同情。这位外祖母遇见源氏内大臣时，提及这件事，源氏内大臣便向她解释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也曾想过，现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举行元服仪式，强行令他装成成人是否合适，我倒是希望他暂时入大学寮^[02]，专攻学问两三年。在这期间，只当其未成年。日后学业有成，自然能独当一面，为朝廷效力。回想起我幼少时期，生长于九重深宫之中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解世态深浅，昼夜侍候于父皇左右，所读之书亦甚少。尽管承蒙父皇言传身教，但由于处在心气不足的年龄，缺乏修养，因此无论在专攻学问方面，或抚琴吹笛方面，功夫都不到家，有许多地方都不及他人。世间难得有贤能的儿子超越愚钝父母的先例，考虑到遥远的未来，我深恐一代不如一代，彼此水平相去甚远的局面传承下去，缘此，我打算让夕雾多些钻研学问。一般说，高贵人家的子弟，如若随心所欲地加官晋爵，炫耀荣华，骄奢成习，势必把钻研学问视为艰辛的迂回曲折之路，是劳苦身心之事，从而望之却步。此等子弟，如若只顾沉湎于吃喝玩乐，却能随心所欲地登上高官位阶，那么趋炎附势者定会口蜜

[01] 这位右大将即原来的头中将，后来由权中纳言晋升为右大将，是葵姬的兄长。

[02] 大学寮：实行律令制时代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官吏的学院，或掌管此事的机关。

腹剑，在内心耻笑他，但表面上却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，以取悦于他。这期间高贵人家的子弟自然自以为了不起，非同凡响。然而一旦时过境迁，父母亡故，丧失了后台，家运衰颓，一落千丈，此人就会被世人所轻蔑侮辱，乃至无置身之地。如此看来，为人总须以学问为根本，并须具备大和魂^[01]，受世间的器重，方能称得上世间的强者。从眼前看来，我所采取的措施，虽然需要漫长的岁月，也许会令人着急，但是能勤修学问，养精蓄锐，将来成为天下的栋梁柱石，那么为父者即使撒手人寰，也无后顾之忧。目前夕雾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，但在我的关照下，这期间我想不至于会被人讥笑为大学寮的清贫书生吧。”

听了这番述怀之言后，太君不禁感叹，她说：“言之有理，你的这番深思远虑，的确很好。不过这里的右大将等人认为封夕雾六位，未免太低就，而有微词呐。夕雾这孩子也很不高兴，他向来瞧不上右大将和左卫门督^[02]家的表兄弟，认为他们都比不上自己。可是这些被他瞧不起的表兄弟们，竟一个个获得加官晋爵，出人头地，惟有自己至今还在穿浅绿袍，他心中觉得十分委屈，看了也着实可怜啊！”源氏内大臣听了笑着说：“了不得呀！这孩子也懂得怨恨我了。不过，他依然还是个稚气十足的天真孩子。”源氏内大臣觉得夕雾非常可爱，接着又说：“多研习些学问，待到多懂些人情事理之后，这些怨恨自然就会逐渐消除。”

源氏内大臣为了让夕雾多读点书，便命夕雾入大学寮研习汉学，这就需要给他举行取表字^[03]的仪式，仪式就在二条院附近的东院内举行。公卿大臣们和殿上人等都觉得举行这种仪式很稀罕，争先恐后地前来参观。那

[01] 大和魂 (YAMATOTAMASHI)：即学问以外之才，应用之才，处世才能。所谓“秀才”在当时是指汉学的才能。

[02] 这位左卫门督是右大将之弟，夕雾的小舅。

[03] 在中国，成年人有取表字的习惯。当时日本学习中国，进入大学寮的学生，每人须取个表字，办法是，从姓上取一个字，再加上一个中国式的字，比如文屋康秀，字文琳。

些儒学文章博士看到如此富丽堂皇的场面，可能有点怯场吧。源氏内大臣说：“希望大家不要客气，应该按照儒学家家中举办仪式的惯例，一丝不苟，严格执行。”儒学博士们这才强作镇静，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。有几个人穿着借来的装束，于体形不合适，呈现奇形怪状，他们也不觉难以为情。他们的神采、说话的声调循规蹈矩，煞有介事地逐一入场，排成一排就座，现场的一切，他们都是见所未见，似乎颇感新奇。年轻的贵公子们看到这番情景都忍俊不禁。

实际上，主办者事先已做好布置，务必不要露出粗俗之相，仪式上的接待人员，都挑选些老成稳重者充当，让他们端着酒瓶等敬酒，可是儒家的礼仪另有一套，因此，右大将和民部卿等人虽然谨小慎微，手里端着素陶酒杯，但终究还是不合乎礼法，不时被儒学博士严加斥责，一贬到底。有一儒学博士斥责说：“尔等乃奉陪者，未免太不懂规矩！尔等在朝为官，竟然不知我等乃著名儒学者，实在糊涂到家可笑之极。”众人听了这种语气，无不嗤嗤地笑出声来。儒学博士又斥责道：“不许喧嚣，安静！太不守规矩，应立即离席退下！”这种威吓，的确也很滑稽。没有进过大学寮的人，不曾见过这种仪式场面，都觉得很稀罕，饶有兴味，而大学寮出身的公卿大臣们，懂得此道，神采飞扬地露出得意的微笑。他们看到源氏内大臣尊崇学问，并引导儿子立志钻研此道，诚然可庆可贺，并无限尊敬他的高远见识。

在座的人稍有私下说话者，立即被儒学博士们制止，并被斥为没礼貌、粗鲁之举。夜幕降临，灯火通明，严厉呵斥人的儒者们的脸庞，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，一个个活像猿乐^[01]中的滑稽小丑，瘦骨嶙峋，一副古怪

[01] 猿乐（SARUGAKU）：又称“申乐”，是日本古代、中世表演艺术之一。能乐和狂言的源流。平安时代猿乐和散乐内容几乎相同，镰仓时代增加了模仿和歌舞的要素，成为寺院、神社祭典的表演艺术，并由此诞生专业的艺术组织，具有一定的垄断权（猿乐座）。室町时代，成为“能”的同义词。

寒酸相，不甚雅观，真是形态各异其趣，非同寻常。源氏内大臣说：“哎哟！真可怜，我这顽固不化之身，行将遭受严厉的斥责吧。”说着躲进帘内，隔帘观看外间的情景。

大学寮的有些学子来晚了，仪式场内的坐席有定额，都坐满了，没法子挤进去，便想退下回家。源氏内大臣听说此事，旋即留住他们，邀请他们到钓殿^[01]那边坐下，还特地赏赐他们诸多物件。

仪式举行过后，源氏内大臣召集众儒学博士和高才生们继续赋诗。精通此道的公卿大臣和殿上人，也都受挽留参与此行列。文章博士们作四韵八句的律诗，其余一般人包括源氏内大臣、诸公卿大臣和殿上人等都作五言或七言的绝句。由文章博士选择富有情趣的题目。短暂的夏夜，倏忽天色已大白，于是开始讲释诗篇。左中弁担任讲师。此人长相眉清目秀，声音清晰响亮，他以庄严稳重的口吻，扬声朗诵诗篇。他那神采飘逸的姿态，着实饶有情趣。他真不愧是一个声望高、造诣深的儒学博士。

夕雾生长在这样一个高贵的人家，可以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却能立志刻苦求学，他所作的诗句，能引经据典，借用种种故事，诸如夏天对窗边的萤火虫光感到亲切，冬天对树枝上的积雪映衬出的雪光感到亲昵^[02]等等，映现出立志勤奋钻研学问，矢志不渝，字字句句富有情趣，十分优秀，大获人们的盛赞。人们甚至认为他的诗作即使传到唐国，也不愧为一代名作。

源氏内大臣的诗作自不待言，诗中充满为人父母热切关爱子女的真情，格外感人肺腑，以至吟诵者无不感动得落泪，引得人们争相吟咏。女

[01] 钓殿 (TSIRIDONO)：水榭。寝殿式建筑中，建于东西厢房向南延伸的中门廊尽头面临水池或泉水的建筑物。可供垂钓用。

[02] 此为唐朝李翰撰《蒙求》中“孙康映雪，车胤聚萤”的典故。晋朝车胤家贫，无钱购油点灯，遂用袋子聚集萤火虫，借助萤火虫光，刻苦读书。贫苦的孙康，也是借助雪光刻苦求学的。

流作者才疏学浅，岂敢妄谈汉诗文，为免招来厌烦故而从略。

源氏内大臣继续为夕雾入学之事做准备，他在二条院的东院内，给夕雾设置一房间，并请来一位才学渊博的老师，认真指导夕雾钻研学问。夕雾行过元服仪式之后，几乎没有到外祖母身边去。老人家疼爱外孙，日日夜夜尽心竭力关照入微，总把夕雾当婴儿般来呵护，难免影响他专心学习，缘此，他自然需要静居东院一室。每月只许他去探访外祖母三次。

夕雾闭居在东院一室，郁闷得难以忍受。他想：“父亲管我过于严厉了。我本应不须如此勤学，也可以受到重用升官晋爵的嘛。”心中不免有些怨恨。然而，夕雾毕竟生性忠实勤快，并无轻薄浮躁之气，还是颇能含辛茹苦的。他决意将应读之书籍尽早读完，早日加入群臣的行列，堂堂正正地立身处世。果不出所料，经过四五个月的刻苦学习，终于读完了《史记》等书籍。

源氏内大臣觉得，现在夕雾已可以应大学寮的考试了。他首先让夕雾在自己面前预试一下。届时照例请来右大将、左大弁、式部大辅、左中弁等人，还请那位老师大内记^[01]到场，由大内记抽出《史记》中一卷卷高难度的，估计正式考试时，文章博士会提到的段落，让夕雾通读一遍。夕雾畅通无阻地朗朗上口，各个章节的学说要点、疑问或优秀之处，他都能心领神会，朗读时的抑扬顿挫、分寸掌握皆恰到好处，令在座的诸位监试者不禁感到震惊，赞叹他真是天才，一个个感动得落泪。夕雾的大舅右大将就再也不用说了，他感叹道：“倘若已故摄政太政大臣尚健在，该不知……”话音刚落不由得哭泣了。源氏内大臣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说道：“迄今旁观他人的情状，只觉得寒碜，如今轮到自己，一样是随着孩子长大成人，父母相应地日渐昏聩，这是人世间之正道啊！我等尽管还不

[01] 内记（NAKI）：属中务省，主管起草诏命等、记录官中一切事务的文官，分大、中、少各二人，选取能文善写者担任此职。

到那样的岁数……”说罢也不由得揩泪。老师大内记看到这番情景，以为自己教导有方，不禁暗自欣喜，觉得脸上有光。右大将给大内记敬酒，老师喝得酩酊大醉，他那脸庞非常瘦削。他是个闻名的性格孤僻者，才学出众却无人赏识，孤身只影，贫困度日。源氏内大臣赏识他那渊博的才学，特聘请他来任教。他获得过分优厚的待遇，觉得承蒙源氏内大臣的恩德，使他顿时仿佛变了另一个人。况且夕雾日后平步青云，他还可以享受无上的眷顾呢。

参加大学寮考试当天，满朝公卿大臣几乎都到了，车辆云集大学寮门前不计其数。无数人员极其珍重地侍候着冠者^[01]夕雾公子进考场。夕雾的仪表既高贵又俊秀，此刻在这里与一般学生夹杂在一起，实在太不协调了。先前参加取表字仪式的那些怪模怪样的儒者们也都来了，让夕雾在末席上就座。夕雾内心颇感委屈，这确实也在情理之中。这里也像先前取表字仪式时一样，有些在场监考的儒学博士，不时扬声斥责，实在令人感到不愉快。不过夕雾丝毫不受影响，从容不迫地朗读完毕。

此时正是大学繁荣昌盛的时节，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昔日的全盛期。上中下各阶级的人们竞相崇尚此道，潜心追求学问。缘此，人才、贤能者辈出。夕雾此番应考文章生、拟文章生^[02]等，全都顺利及第。因此今后老师和学生夕雾，双双只须一味潜心钻研学问了。

源氏内大臣不时在邸内举办诗会，文章博士、学者们都应邀前来参加，他们可以施展才华，并获得优厚待遇。总之，各路贤才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都能各得其所，充分发挥才干，获得社会的承认，真可谓是学术繁荣的时代。

[01] 冠者：举行过元服仪式，六位而无官者。

[02] 在律令制的大学里学习纪传诗文，经大学寮考试及第者称“拟文章生”。拟文章生进而经式部省省试，考诗赋及第者，赐予“文章生”称号。

不久，宫中开始酝酿立后之事。源氏内大臣举荐梅壶女御，理由是藤壶皇后曾留下遗言，让梅壶女御照顾冷泉天皇。但是，其他皇族宗亲则认为：藤壶与梅壶都是皇室血脉之后人，两代皇后不宜都出自皇室血脉。因而并不赞同。他们认为：“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，理应册立为后。”于是，双方的支持者各有居心，暗中争斗。另外还有一位昔日的兵部卿亲王^[01]，如今已成为式部卿亲王，是当今的国舅，深受冷泉天皇的敬重。他的女儿按他的宿愿，早已进宫当上了女御侍候当今皇上。支持她的人认为：“既然要立亲王家的千金为后，那么式部卿亲王家的千金同样是女御，况且又是已故藤壶皇后的侄女，亲上加亲。皇后仙逝后，由她来代替皇后照顾皇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”三方支持者，各持各的道理，相互竞争。结果，终于册立了梅壶女御为皇后。世间的人们惊叹：“梅壶女御好福气哟，和她那不幸的母亲六条妃子，简直有天壤之别。”

这时，源氏内大臣晋升为太政大臣，右大将升任为内大臣。源氏太政大臣便将天下政务移交给新任内大臣掌管^[02]。这位新任内大臣为人厚道，办事一丝不苟，而且活跃、贤明能干，引人注目。他格外用心钻研学问，尽管昔日在玩隐韵游戏时，曾败在源氏公子手下，但是他在处理政务方面则非常精明。他拥有好几位夫人、十几个孩子，孩子们日渐长大成人，一个个都出人头地，各自都有相当的官职。他家道殷实繁荣，不亚于源氏一家。这位新任内大臣的女儿，除了弘徽殿女御之外，还有一人，叫做云居雁，年方十四岁，她与弘徽殿女御是异母姐妹，她生母是亲王家的千金，娘家血统高贵，不亚于弘徽殿女御之母。但她的这位生母后来改嫁给一位按察大纳言，生了许多子女，云居雁随母，便和这些异父弟妹一起，由继父抚养。新任内大臣觉得这样下去有失体面，于是将云居雁接了回来，寄

[01] 即紫姬的生父，已故藤壶皇后的兄长，当今皇上的大舅。

[02] 按照一向的惯例，太政大臣不管具体细微的政务。

养在她祖母太君身边。新任内大臣重视弘徽殿女御远胜于云居雁，然而云居雁的人品优秀，长相格外标致。

云居雁与夕雾同在太君膝下长大。到了十岁之后，两人才分居异间。父亲内大臣教导女儿云居雁说：“你和表弟夕雾虽然是姑表近亲，但是身为女子，不可过分接近男子。”这两小无猜分开之后，夕雾的童心不免眷恋着云居雁，每当凭吊无常的春季樱花、秋季红叶，或寻觅伙伴一同做偶人游戏时，或问候太君起居安否的时候，夕雾总是诚恳而亲密地紧紧追随云居雁，对她表示好感。云居雁自然也爱慕夕雾，他们直到现在依然是两小无猜，不相回避。侍候他们的人员，包括乳母和侍女们，见到这般情状，内心都在想：“这又何妨呢，两人都还是孩子嘛，本来就是在一起长大的，彼此亲密惯了，突然把他们拆开，会不会让他们感到蒙受羞辱呢？”从旁看来，云居雁纯洁无邪，天真烂漫。夕雾虽说还是个稚嫩的小男孩儿，可是不知与她有了什么关系，自从两人各居异室之后，他总是迫切地盼望相见，心情平静不下来。他们的书法笔迹眼前还很稚嫩，却很可爱，将来势必大有长进。他们彼此互致无数书信，然而毕竟还都是童心未泯，粗心大意，有时也会把书信失落各处，侍候云居雁的侍女中有人捡到了书信，大略知道了这两人的关系，但是谁还会去告诉别人呢，她们大致上似乎只当视而不见。

源氏太政大臣和新任内大臣这两位大臣的升官大飨宴举办过后，朝廷眼下别无其他重要的紧急公事待办，大家都处在恬静悠闲的时刻，天空降下一场阵雨，正是“荻上风吹寒露降”^[01]。秋季里的一个傍晚，内大臣前来参见太君，还把女儿云居雁唤来弹琴。太君擅长弹奏各种乐器，她把这些技艺都传授给了孙女云居雁。内大臣说：“琵琶这种乐器，女子弹奏看上去似乎不甚娴雅，不过弹奏指法精巧，音色美妙动听。当今世间能受到

[01] 此句引自《藤原义孝集》，歌曰：“秋季黄昏呈苍凉，荻上风吹寒露降。”

正确传授者，几乎没有了，充其量仅存某某亲王、屈指可数的源氏……”他数了几名之后，接着又说：“女子当中，这方面的能人，得数源氏太政大臣在大堰山村里金屋藏娇的那位明石姬。据说她弹奏的指法非常高超，大获好评。此人是音乐名家的子孙，祖上传到她父亲这代，长期隐居在穷乡僻壤的山村里，不知怎的，她竟能弹得如此精妙。源氏太政大臣觉得她的琵琶弹得格外美妙动听，每每赞不绝口。音乐方面的才能与别的技艺不一样，得与众人合奏，寻求协调，几经磨练方能成巧，可是，这位女子独自弹奏，竟能练得如此精巧，真乃稀世罕见，难能可贵啊！”说罢，劝请母亲太君弹奏一曲，太君说：“近来拨弄弦柱的动作已经不利落了呀！”说着她兴致盎然地弹了一曲，而后说：“那明石姬真幸福啊！听说她人品也非常优秀。源氏太政大臣一直想要个女儿却未能如愿，她给他生了个千金。太政大臣惟恐这女儿住在山乡，将来难能有出头之日，于是将她带到自己身边，交由那位身份高贵的紫夫人当作养女来抚养。听说人们都钦佩太政大臣用心周到呐。”

内大臣说：“女子只要性情好，总会有出头之日啊！”身为大臣也在背后议论旁人，同时又联系到自己，说：“我养育弘徽殿女御的过程中，力求把她培养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者，万事不亚于任何人，不料竟被梅壶所压倒，看到如此不济的命运，不由人深深感到人世间之事真是不可捉摸啊！我想至少要设法让这个云居雁当上中宫皇后。再过几年，东宫皇太子^[01]行将举办元服仪式了，我暗自盘算着，但愿能了却此愿，没想到这位幸运的明石姬生下了一名将来足以与皇太子般配的女儿，紧跟着来与云居雁角逐。这位千金如若进宫，恐怕难能有谁可与她媲美，赛得过她哩。”说着不禁流露一声叹息。太君说：“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。你父亲已故太政大臣生前曾经说过，我们这样的人家，不可能不出皇后的。弘徽殿女御

[01] 这位东宫皇太子是朱雀院之子，现年五岁。冷泉天皇在位十八年后即让位给他。

进宫之事，他也十分上心尽力。倘若他还在这世，恐怕就不会有这种偏颇之事出现。”由于弘徽殿女御没能立为皇后之事，太君对源氏太政大臣不免怀有满肚子的怨气。

云居雁相当天真烂漫，天生一副可爱的模样。她弹箏时，但见低垂下来的秀发造型、发际模样等都格外艳丽高雅。她看见父亲内大臣凝神端详着自己，不禁腼腆了起来。她把头稍许扭向一旁，那侧脸也很美丽。她左手握弦的指法呈现出非常动人的姿态，简直就像人工制造出来的偶人，祖母太君看了也觉得无限爱怜。云居雁随意消遣似的拨弄琴弦，弹了一会儿，而后将箏推向一边。内大臣把和琴拿过来，将原本是描写秋景的古歌音律，用他那娴熟的指法，悠闲自在地变换律调，弹出寒冬情趣来，让人听了觉得是一首当今流行的曲子。正是这种运用自如的高超技艺，非常有意思。庭前树木枝梢上的树叶凋落殆尽，上了年纪的侍女们听曲观景，感动得落泪。她们聚集在一处处围屏后面倾听，但听得内大臣吟咏“风之力盖寡”^[01]，接着说道：“虽然不是为琴声所感，但是不可思议地为情趣苍凉的暮色所动啊！敬请太君再弹一曲如何？”太君弹奏时，内大臣和之以《秋风乐》歌曲，歌声优美，饶有情趣。太君觉得她膝下的儿孙，个个都十分乖巧可爱，对这儿子内大臣亦颇感欣喜。这时，夕雾也来了，又增添了更多的乐趣。内大臣对夕雾说：“请到这边来。”又命人拉开帷幔，把云居雁隔开。然后对夕雾说道：“最近一直没见你啊，干吗要那么埋头钻研学问呢？你父亲太政大臣理应知道，学问过高，有利也有弊，却严厉命你如此苦心钻研，所为何来？只顾闭门读书，太苦了，真可怜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有时不妨做些学问以外的事。笛声中也传送着古代圣贤的风韵呐。”

[01] 此语引自《文选》第46卷，陆士衡《豪士赋序》曰：“落叶俟微飙以陨，而风之力盖寡；孟尝遭雍门而泣，而琴之感以末。何者？欲陨之叶，无所假烈风；将坠之泣，不足繁哀响也。”